

223913

東原集
述學內外篇



中華書局印行

東原集

353013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經韻樓
本校刊

杭 縣	杭 縣	桐 鄉
丁 輔	吳 汝霖	陸 費達
之	顯	總
監	輯	勘
造	校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海承學之士至於東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與起者咸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起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之源也執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盡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感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閒取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昇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卷第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撰

河間獻王傳經考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尙書今文古文考

書類命後

書鄭風後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書小雅後

詩標有梅解

詩生民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春秋改元即位考上

春秋改元即位考中

春秋改元即位考下

周之先世不啻已上關代系考

河間獻王傳經考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

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

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僕臘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

文景開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

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

更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

戴五

此述李經記述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

此今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昔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

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議固卓卓

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

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

好古得古禮藏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

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

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

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

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即本傳所列禮禮記謂古

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禮禮又各

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

所得類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類芝河間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

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官樂事者作樂

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

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

所得書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衆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如象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

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衆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

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其能言其舊孔冲遠曰易經本

分爲上下二篇衆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上衆一下衆二上衆三下衆四上

繫五下繫六文官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漢書藝文志

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

於卦筮無章句徒以衆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故創

章句其辭說經即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誦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喜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屢作費氏易省去衆家繁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衆家之首紛紛於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皆需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二篇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尙書今古文考

尙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尙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尙書以入於秘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蕭望之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劉歆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略衛宏定古文尙書敘云發玉藏書作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轉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並見采錢前此大常掌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臧子臧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書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冲遠者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尙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

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藏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述篇之目辭典別作九共大禹謨秦誓案正義曰馬融王所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書序正義曰伊陟伊咎原命武成旅獒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卷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爲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亡篇故志應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秘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道學建初延光光和中書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僂杜林衛宏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亡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合五十八篇之數數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其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雖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冲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尙書而非漢時祕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案馬鄭王所傳康王所傳康王所傳康王所傳此篇自狄殷履展綴衣至末踰年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障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

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圻之痛而從容與答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邨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邨鄭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邨鄭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繼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鄆鄆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頽之閒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列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于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間濮上之音引紉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間濮上之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淫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間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間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錢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奸實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鄭藝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樂虞卿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聞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卿諸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

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盡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假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崢嶸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進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譏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諷戒也縣象著明其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黨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亡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杜陂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廢王使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獵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閒固不必無獵狁熾之事實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仲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第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攝有梅解 丙戌

爲其祖之所自出國禘祫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禘商人禘祫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禘宗廟廢人禘魯魯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魯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魯且姜嫄有廟而魯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魯則魯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禘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闕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祇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即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某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彼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文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其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稱高禘被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爲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城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機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威懷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實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田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數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日而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曰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時改政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宜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子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卿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漢子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效漢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禮正歲則讀教漢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

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為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末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為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偏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關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為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始因所亡篇數傳合為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饋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廢三十九篇史記祖述大戴記雜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為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為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為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襲取為冠領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為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為虞夏景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卷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為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滅義勝敬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饗焉各本謬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謬為公符王伯厚因學記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感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僧孺傳俱稱感德篇或稱泰山感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目錄兩七十四吳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感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感德自唐宋間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即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諸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為即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秩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寧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為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即位考上

即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即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即位焉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為喪主春秋即正其為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即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憲返國者絕之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

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即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即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即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不於正月則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表微公繼故即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即位繼故而書即位以不書即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春秋改元即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即位踰年也既葬踰年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宋公未葬年雖故諸侯即位以踰年爲斷不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年而書爵者乎宣十年書齊侯春秋行父如齊成四年書鄭伯既即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年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即位皆可議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即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即位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踰年即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年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天下聞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內稱公皆下謂上之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爵君則上下之分先書國內稱公之說非春秋凡書王詞從同德列國之書其國先以號乃曰天王之書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年突歸于鄭不以國氏纂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

公子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奪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奪于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春秋改元即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即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即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杜氏曰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即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即位於深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即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即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即位也蓋繼弑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弑君不書即位史法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殺其即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即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鄭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始斯微矣使繼故不忍即位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快於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弑哉桓將不行即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大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見會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登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關其盡矣乎周之先世不啻已上關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

王曰昔我先王本國語說去王字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郃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僭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郃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續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敞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適人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郃北百餘里郃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郃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遺迹逐自郃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應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應韓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郃故封至公劉而復郃在渭北非得郃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城之中不處於郃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放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傷宮災火自司鐘鐘公宮至桓桓二廟廟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廟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廟門天子蓋設於應門廟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廟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闕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官宜聚君臣日見之朝廷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遠夫三爲屋遠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間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間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洫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洫在同間也南畝而耕畝縱橫溝縱洫橫溝縱洫川橫東畝而耕畝縱橫溝縱洫縱洫橫川縱絕大爲之洫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數田之法畝然川橫但縱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連於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連於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洫蓋九夫共治百丈洫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法令之洫二倍七也水雖優敗墮高就下治之難易洫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洫而爲法令民治洫洫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洫不治井田所絲廢也中原膏土兩爲沮洳水無所泄竭爲枯澮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枝一處其南鐘十六枝一處其南鐘爲一處鐘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鐘爲節其南

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鐘鼓又在鐘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去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去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鐘士縣於階間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處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鼓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應應聲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圖圖者聲聲方者聲鼓後世不別鼓聲以擊鼓則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朔應應聲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陳陳時周陳之言引也朔聲在西置鼓北應聲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縣西方諸縣東縣故也凡樂器飲者近堂擊者遠堂年笙壎簫簫管倚於堂飲者執之以飲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應雅三器被樂用之賓醉而出奏被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聲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夏擊拊擊字異音義同拊謂謂拊擊謂拊鳴球玉聲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商頌特言依我磬聲磬之專言子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宜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師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桴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聲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獲擊拊聲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桴管乃作故曰令奏鼓桴奏謂飲管也拊與祝敔皆宜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上貴人擊也下特言管乃及衆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華蟲雖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績各六衣用績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

次也鄭氏以爲續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繡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舉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衰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鷩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衰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衰猶裘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資目之大裘不言衰其餘冕服不言衰五文錯見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大冕之裳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羔裘與裘之褐衣以玄舊說曰大裘之冕蓋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而以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稱其有褐衣而加裘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纁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纁九旒謂之衰冕冕服七章纁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纁五旒謂之鷩冕冕服三章纁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鷩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筵官相如明冕服之章冕纁之旒不異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賜之服因得以如其命數自爲之所謂神冕其以事受賜則有衰衣不備衰冕親禮侯氏神冕又天子衰冕黃斧依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神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

案此所引出周官經

司服注非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神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衰冕中祭服鷩冕鷩冕小祭服希冕玄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衰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衰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神冕可知也冕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平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褱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掩之交裁如燕尾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曰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縹帶素鞶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殆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麤裘狐白裘冕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裹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故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數

記爵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纁帶鞶鞶鞶鞶也冕服赤鞶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纁冠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神冕或曰花亦禪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衾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較故以相別異耳檀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紼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紼布以爲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紼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紼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鞶鞶有與以作六師左氏春秋鞶鞶之不注案詩經如緇今成十六年傳作鞶注即鞶鞶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案此所引出周官經

